

青少年的时间透视、人际卷入与互联网使用的关系*

雷雳

李宏利

(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北京 100037) (河北大学教育学院应用心理学系,保定 071002)

摘要 该文通过问卷法调查了 589 名青少年的互联网使用状况,拟探讨影响青少年互联网使用的重要变量。研究发现不同时间定向可以通过不同人际卷入变量预测青少年的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研究指出,重视不同人际卷入变量(如积极同伴卷入与适度父母卷入)对于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中介作用,可能有利于青少年更好受益于互联网使用。

关键词 青少年,时间透视,人际卷入,病理性互联网使用。

分类号 B844

1 引言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于 2003 年 7 月发布的统计信息表明,目前中国 18 岁以下青少年使用互联网人数占互联网用户总数的 17.1%,约 1163 万人^[1]。据预测,未来几年中国互联网用户的增加主要集中于高中以下用户^[2]。同时,青少年在互联网使用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如学业荒废、痴迷聊天室与网络游戏、情感冷漠等病理性互联网使用(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PIU)问题,都可能会影响到青少年的心理行为发展^[3,4]。可见,青少年的心理行为发展已经深深地打上了互联网的烙印。

Bandura^[4]认为现代社会中信息、社会以及技术(信息技术)的迅速变化促进了个体自我效能感与自我更新(self-renewal),并且较好的自我调节者可以扩展他们的知识与能力,较差的自我调节者可能落后。根据社会—认知理论,Larose 等人^[5]认为互联网使用过程中成瘾行为可以概念化为自我调节的缺失。汤明^[6]发现网络依赖性与在线孤独感和社会支持之间是显著负相关,但与离线孤独感和在线社会支持之间是显著正相关。这可能表明网络依赖性或者互联网带给用户的消极影响的主要原因是用户缺少离线生活中的自我调节能力造成的。现实生活中个体缺乏必要的社会资源(如缺少社会支持)可能也是病理性互联网使用发生的一个原因。因此,反映自我调节与社会资源的一些心理变量,如时间透视

(time perspective)、积极同伴卷入(简称同伴卷入,下同)、适度父母卷入(简称父母卷入,下同)等变量可能对病理性互联网使用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时间透视是个体对过去、现在与未来时间的意识和相对注意^[7]。Zimbardo 与 Boyd^[8]认为时间透视是测量个体差异的有效变量,未来定向占优的个体更有可能计划与监控自己的行为以便获得未来预期结果,然而现在定向占优的人可能较敏感于当前情景因素(如同伴认同)。时间透视可以预测个体心理行为发展结果,如吸烟、冒险驾驶、无家可归、HIV 等^[9]。严重程度的病理性互联网使用可能是青少年心理行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的心理行为问题。因此时间透视可能对 PIU 具有预测作用。

较好的问题解决能力、较强的自我调节能力可能使青少年建立有利于受益互联网使用的同伴关系,尤其是积极的同伴卷入(同伴卷入对青少年的计算机使用带来积极影响)可能使青少年免于病理性互联网使用。互联网使用中父母卷入在有些研究中已经证实对青少年互联网使用有重要的影响。父母卷入与计算机带给儿童影响之间的关系可能是非线性的,而适度父母卷入或较少卷入可能更促使儿童青少年受益于互联网或计算机使用^[10],这主要是因为个体的较好自我调节能力使父母信任互联网对青少年带来的影响,因此适度父母卷入互联网使用可能对 PIU 的预测有重要作用。

总之,人际卷入变量(同伴卷入与父母卷入)及

收稿日期:2003-08-10

* 本研究得到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项目(EBA010429)及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学习与认知)的资助。

通讯作者:雷雳, E-mail: dr. leili@china.com

反映自我调节的某些变量(如时间透视)可能对青少年的病理性互联网使用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探讨社会资源变量是否为时间透视与 PIU 间的中介变量,进而为干预青少年 PIU 提供新的证据。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被试为北京市两所中学的初二年级与高二年级共 12 个班的学生,共 600 人,有效被试 589 人;其中,初二年级 259 人(男生 134 人,女生 125 人),高二年级 330 人(男生 175 人,女生 155 人)。

此外,被试平均网龄为 23.58 月($SD=16.35$),上网频率为平均每周 2.48 次($SD=2.44$),每次上网总量为 2.32 小时($SD=2.65$)。86.9%的被试拥有可以上网的计算机,上网地点主要集中于家里与网吧,父母的受教育水平 95%集中于高中以上。

2.2 统计工具

统计工具主要使用 SPSS 11.5 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软件 AMOS 4.01。

2.3 测量工具

本研究使用了 4 个问卷分别测量可能影响青少年 PIU 的变量。青少年互联网使用情况问卷用来测量青少年的人口学变量,如学校、年级、网龄(第一次上网至今)、性别等。其它问卷均采用 5 点评定,这些问卷主要包括: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问卷;时间透视问卷;积极同伴卷入问卷;适度父母卷入问卷。另外,被试在某一因素或某一问卷得分越高愈表明被

试在相应测查的特征表现上明显。

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问卷由 Morahan-Martin 与 Schumacher^[11]编制,问卷共 10 个项目,各项目主要围绕互联网使用引起个体的学业活动受到伤害、消极情绪、时间管理混乱、耐受性提高(不断增加互联网使用)等问题展开,修定量表的 α 系数为 0.727。

Keough 等人^[12]编制的时间透视简式量表,包括现在定向(Time Perspective Present, TPP)与未来定向(Time Perspective Future, TPF)两个维度,计 11 个项目。量表中有些项目不适合于中学生,因此对某些项目进行了修改,如“工作”换成“学习”。TPF 的较高因素负荷集中于延迟满足、计划性、遵守时间列表等项目,而 TPP 的较高因素负荷集中于不关注时间、不喜欢计划性等项目。分量表的 α 系数分别为 0.487 与 0.632。

适度父母卷入主要测量互联网使用过程中亲子关系对互联网使用的积极影响,改编于相关的亲子关系量表^[13],修订量表为 4 个项目, α 系数为 0.709。

积极同伴卷入主要测量互联网使用过程中同伴关系对青少年使用互联网的影响,依据“自我描述问卷”(SDQ)中的同伴关系量表改编,修订量表包括 4 个项目, α 系数为 0.445。

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修订后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CMIN\DF(相当于 χ^2/df)除父母卷入问卷外,均小于 5, RMSEA 基本小于 0.08, CFI、GFI、IFI、TLI 等变量均在 0.80 以上^[14,15],具体拟合指数详见表 1。

表 1 各问卷结构效度拟合指数

问卷结构	CMIN\DF	GFI	NFI	RFI	IFI	TLI	CFI	RMSEA
病网使用(单因素)	3.162	0.962	0.906	0.880	0.934	0.915	0.934	0.061
时间透视(二因素)	1.978	0.975	0.878	0.844	0.936	0.916	0.935	0.041
父母卷入(单因素)	5.022	0.991	0.976	0.927	0.981	0.941	0.980	0.083
同伴卷入(单因素)	1.320	0.998	0.996	0.987	0.999	0.997	0.999	0.023

3 研究结果

3.1 人口学变量的影响

本研究对可能影响 PIU 的人口学变量,如学校、年级、性别等进行方差分析。性别、年级、学校等人口学变量对 PIU 的影响均没有达到显著水平(见表 2),并且这些变量间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也就是说这些人口学变量独立于 PIU,不能较好预测 PIU。因此,与青少年有关的人口学变量不是影响

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预测因素,即年级的高低、学校的不同等因素与青少年是否病理性互联网使用无关,但是 PIU 的性别差异是临界显著。

3.2 相关分析

为了更好地确定时间透视、人际卷入与 PIU 间是否存在紧密关系,本研究对这些变量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发现这些变量与 PIU 存在显著相关,其中现在定向与 PIU 为正相关,现在定向的青少年更可能出现 PIU;而未来定向、父母卷入、同伴卷入与

PIU 呈负相关,未来定向的青少年出现 PIU 的可能性较小,而父母适度卷入、同伴积极卷入都可能会阻止 PIU 的出现。

另外,时间透视及人际卷入变量间也存在着显著相关,未来定向与现在定向的反向关系是自然的,未来定向与父母卷入、同伴卷入呈正相关,而现在定向与父母卷入、同伴卷入呈负相关,父母卷入与同伴卷入之间的关系也是正向的。这些关系意味着时间透视、人际卷入与 PIU 可能存在着复杂的交互关系,我们可以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来澄清其中的联系。

表 2 各分类变量对 PIU 的影响(Univariate)

变异来源	df	MS	F
学校	1	1.337	0.036
年级	1	12.493	0.336
性别	1	140.899	3.79
学校×年级	1	30.532	0.822
学校×性别	1	18.418	0.496
年级×性别	1	9.523	0.256
学校×年级×性别	1	22.038	0.593

注:学校、年级与性别及交互作用在 0.05 水平上均不显著。

表 3 时间透视、人际卷入与 PIU 的相关系数

项目	1	2	3	4	5
病网使用 1	—				
未来定向 2	-0.119**	—			
现在定向 3	0.407**	-0.266**	—		
父母卷入 4	-0.182**	0.395**	-0.136**	—	
同伴卷入 5	-0.166**	0.138**	-0.157**	0.096*	—

注:** $p < 0.01$, * $p < 0.05$ 。

3.3 结构方程验证模型

为了更好地探讨变量间可能存在相互关系,本研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数据($N=589$)进行了拟合,具体拟合结果见表 4 与图 1。

表 4 验证模型的拟合指数

CMIN\DF	GFI	NFI	RFI	IFI	TLI	CFI	RMSEA
1.127	0.998	0.988	0.961	0.999	0.9995	0.999	0.015

一般认为,结构方程模型中 CMIN\DF(相当于 χ^2/df) 值小于 5, RMSEA 小于 0.08, CFI、GFI、IFI、TLI 等指数均在 0.80 以上^[14,15],可以较好地拟

合数据,并验证假设。可以看出,本研究所获验证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指数。

从图 1 可以看出,现在定向直接指向 PIU,这说明现在定向占优的个体一旦使用互联网就可能出现 PIU,并且这种关系非常突出。此外,现在定向也可以通过同伴卷入指向 PIU(负向关系),这说明积极同伴卷入对青少年互联网使用具有调节预防作用。未来定向并不直接影响 PIU,它主要是通过父母卷入与同伴卷入指向 PIU,这说明未来定向占优个体因为较多人际卷入而较少卷入 PI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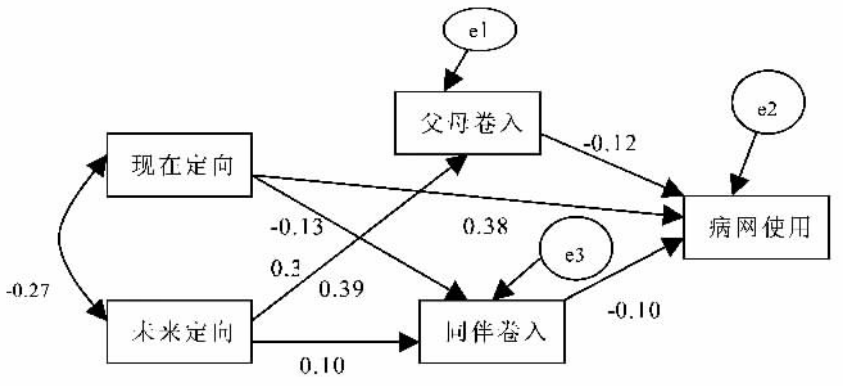


图 1 验证模型

注: Variance(e1)=10.44; Variance(e2)=29.26; Variance(e3)=8.85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人口学变量不是影响青少年病理性的互联网使用的重要变量。这也意味着 PIU 不是人口学意义上的群体特点,造成 PIU 的是另外一些因素,某些心理行为变量可能对青少年的 PIU 具有较好预测作用。

进一步分析,本研究发现父母卷入与同伴卷入对青少年 PIU 具有明显的预防作用,也就是说这两个因素对青少年的 PIU 具有较好的预测作用。但是现在定向占优个体仅通过同伴卷入进而更多感知到互联网的消极影响,而未来定向占优个体主要通过父母卷入导致 PIU。这两条不同路径说明不同时间定向占优个体通过不同的人际卷入变量预测 PIU。

现在时间定向与许多负面生活结果紧密相关,如心理健康问题、青少年行为不良、犯罪与成瘾^[8,9,12]。PIU 是互联网使用带给个体的消极影响,现在时间定向可能对 PIU 有明显的预测作用,这在本研究中得到证实,即现在时间定向与 PIU 存在显著相关,现在定向直接指向 PIU。个体的时间定向指向现在,或者说个体认为时间资源是有限的時候,情绪相关的目标就会变得相当重要^[17],这些个体可能更多地使用指向情绪的应对方式。青少年在互联网使用过程中,积极同伴卷入作为一种人际卷入变量可能与情绪应对一起预测 PIU。其原因可能主要是青少年缺少必要的自我调节能力,自我调节能力的缺乏可能使这些个体的同伴关系网络较小或过多依赖同伴网络,这可能会体现在互联网使用过程中。

未来定向占优个体比较关注行为活动未来的结果,能够较好地计划与监控自己行为,这些个体能够使短时间内较小的行为序列连接组织成具有复杂结构,并具有连续性的目标定向活动^[9]。这些个体可能超越当前情景中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刺激,以获得未来的预期结果^[12]。因此未来时间定向占优的个体可能在现实生活中经常使用具有计划性与指向问题的应对方式,这对他们的心理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17]。PIU 是互联网使用带给青少年心理行为发展的消极影响,因此未来时间定向占优个体可能会较少感知到互联网使用的消极影响。本研究证实,未来定向通过父母卷入与同伴卷入两个中介变量对 PIU 有明显的预测作用,但未来定向对 PIU 没有直接作用。

因此,我们认为,干预青少年的 PIU 应该重视

不同时间定向占优个体可以通过不同人际卷入避免卷入 PIU。对于现在定向占优的个体来说,应该主要发挥积极同伴卷入对青少年受益于互联网使用的重要作用,帮助这些青少年建立起有利于互联网使用的同伴关系可能避免卷入 PIU。对未来时间定向个体来说,尽管同伴卷入也可能导致 PIU,但父母卷入可能会对病理性互联网使用干预起到主要作用,这似乎启示干预者应该充分地考虑到这些个体人际卷入的广泛性,可以利于众多的人际卷入资源 PIU 进而保证青少年受益于互联网使用。

参 考 文 献

- 1 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CNNIC). Statistic report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in China (in Chinese). <http://www.cnnic.com.cn>,2003-7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http://www.cnnic.com.cn>, 2003-7)
- 2 Mao Y. The speed of Internet development in China reduced slowly (in Chinese). <http://www.phoenixtv.com>. 2001-3 (茅于海. 中国互联网发展速度放缓. <http://www.phoenixtv.com>. 2001-3)
- 3 Crook C. Technology, media,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Campbell A. (ed). The social child.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1998
- 4 Bandura 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An agentic perspective.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1, 52: 1~26
- 5 Larose R, Mastro D, Eastin S. Understanding Internet use: a social-cognitive approach to use and gratifications. Social science computers review, 2001,19(4): 395~413
- 6 Tang 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depression, loneliness, social support and internet dependence (in Chinese). Master dissertation. Beij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1999 (汤明. 大学生网络使用者的抑郁感和孤独感及其与社会支持、网络依赖的关系. 硕士论文.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1999)
- 7 Huang X, Zheng Y. Self-conformity of time perspective, I: The project test of mental structure(in Chinese).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2000,32(1): 30~35 (黄希庭,郑涌. 时间透视的自我整合: I. 心理结构方式的投射测验. 心理学报, 2000,32(1): 30~35)
- 8 Zimbardo G, Boyd N. Putting Time in Perspective: A Model Reliable Individual-Difference Metric.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9,72(6): 1271~1288
- 9 Wills A, Sandy M, Yeager A. Time Perspective and Early-Onset Substance Use: A Model Based on Stress-Coping Theory. Psychology of addictive behaviors, 2001, 15(2): 118~125
- 10 Orleans M, Laney C. Child computer use in the home: solation or sociation.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2000,1(18): 56~72
- 11 Morahan-Martin J, Schumacher P. Incidence and correlates of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Computer in

- human behavior, 2000, 16: 13~29
- 12 Keough A, Zimbardo G, Boyd N. Who's smoking, drinking, and using drugs? Time perspective as a predictor of substance use.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999, 21(2): 149~164
- 13 Hou Z. The effect of parental expectations and parental attachment on the career aspirations and decisions of High school students(in Chinese). Doctor dissertation,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1
(侯志瑾. 父母对子女职业的期望与亲子依恋等因素对中学生职业抱负和决策的影响. 博士论文,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 2001)
- 14 Jams L, Werner W. Amos 4.0 user's guide. Chicago: Small-waters Corporation, 1999
- 15 Meng Q, Hau K. The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the structure model of covariance and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ter-material, in Chinese). Institution of psychological statistics and measuremen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2001
(孟庆茂, 侯杰泰. 协方差结构模型与多层线性模型原理及应用<内部资料>.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心理计量与统计分析研究室, 2001)
- 16 Carstensen L, Isaacowitz M, Charles T. Taking time seriously: a theory of 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9, 54(3): 165~181

RELATIONSHIP BETWEEN TIME PERSPECTIVE, INTERPERSONAL INVOLVEMENT AND INTERNET USE OF ADOLESCENTS

Lei Li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37, China*)

Li Hongli

(*Department of Applied Psychology,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China*)

Abstract

Through questionnaires, 589 adolescents were surveyed on their time perspective, interpersonal involvement and Internet use. The finding indicated that there was no influence of demographic factors on the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PIU) of adolescents. The orientation of time perspective, however, could predict PIU, with the interpersonal involvement, of parents and peer, playing different mediating effect respectively.

Key words adolescents, time perspective, interpersonal involvement,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